



## 我的婆婆

闲下来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跟婆婆独处，一边看着她绣各种各样的小饰品，一边听她讲一生经历过的风风雨雨。

婆婆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，兄弟姐妹六人，三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她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，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。父亲能识文断字，为人和善，有自己的生意，在当地颇有一些名气。

六岁时，她就被父母送到学校读书，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美术尤为突出，学校办墙报，她画的一个老农手里提着一篮子西红柿的画，受到了老师的表扬。在山东省民政厅主持工作的三哥回家后，听说小妹这么优秀，高兴地当即奖励给她一支金星钢笔。

几年的时间，她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文静漂亮。十九岁那年，经人介绍与一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青年才俊相识相爱，并于当年底在青岛结婚。婚后她连续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。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公婆搬回了栖霞老家，丈夫在外地工作，她自己拉扯着四个孩子，起早贪黑劳作，吃了不少苦。参加集体劳动的时候，手里领着大一点的孩子，肩上担着小一点的孩子。到了地头，大孩儿看着小孩儿，她就投身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大军中。生活虽然苦，但看着聪明乖巧的四个孩子，她的心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婆婆结婚的时候，母亲和姐姐嘱咐她：女人要做一个贤妻良母，百善孝为先，丈夫是个天。她把娘家人的嘱咐当成了一生的行为准则。

她把公婆视若自己的父母，自己省吃俭用也得尽孝。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家里生活拮据，她把仅有的一点面粉留着等丈夫回家后擀面做汤，自己则吃菜叶蛋子，吃下去很快就恶心，连心肝五脏都有要吐出来的感觉。家里有饼干有桃酥，拿出来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舍不得解封，又藏了起来，等回老家时带给公婆婆婆。晚上熬到半宿给公婆婆婆做新衣服，新鞋子，公婆逢人就夸儿媳好。她从来不让丈夫干家务活，因为丈夫是医生，需要一双高度灵敏的手给病人诊脉看病。

劳作之余，她挖野菜喂猪，为家里贴补收入。有一次去山里挖野菜，她看着眼前的野菜不舍得停手，挖着挖着猛一抬头，发现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赶紧把野菜装到篓子里，然后把篓子放在半坡上使使劲背了起来。刚走几步，她脚下一滑，连人带菜篓子滑下山坡，胳膊摔破了皮，脚踝扭伤。此时的山野空荡荡的，惨人的鸟叫声吓得她毛骨悚然。忽然，她听见有脚步声，还有什么东西敲击地面的声音，吓得她悄悄地趴在山坡下不敢动弹。正在此时，她听见丈夫喊她的名字，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下，哽咽着喊道：“我在这儿，在这儿！”

婆婆干起活来眼疾手快，干净麻利。割麦子时，队长在前面割，她在后面割，一点也不掉队。打麦场扬麦子时，队长找不到合适的人扫麦场，这可是一件技术活，婆婆自告奋勇：“我来扫，有啥难的。”说着，她戴上斗笠，拿起大扫帚扫了起来。扬完麦子，队长高兴地说：“三妹子，看你长得文静，真没想到还是一把好庄稼手。”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婆婆拿出挖野菜、养猪、养鸡鸭积攒下来的钱，再加上丈夫的工资，托人买来一台“工农”牌缝纫机。自此以后，她更忙了，每到过年时，方圆几里的乡邻都来找婆婆做衣服。她常常熬到深夜，却不收分文，赢得了乡邻的敬重。她去井台挑水，只要有人看见，就会顺手帮她把水打上来；家里有什么活需要帮忙，乡亲们也是尽力而为。

四个孩子渐渐长大，女儿出嫁了，三个儿子也先后成家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女儿突然去世，如一个晴天霹雳把她击倒，是家人朋友的劝说和开导，才使她从悲伤中挺了过来。她把外孙女抚养长大，直到研究生毕业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命运的车轮又一次将她碾压，最小的儿子又病逝。老来丧子的痛苦更是让她老泪纵横。好在婆婆的内心非常强大，坚强地走过了生活中的沟沟坎坎。

婆婆与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三十多年，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。她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说话办事明事理，这也诠释了家风的重要意义。祝愿婆婆快快乐乐，开心度过晚年。



## 铁是一种传承

——读烟台市作协主席王秀梅长篇小说《一九三八年的铁》

胡菰蒲相信，有朝一日，过风耳将成为自己的同道。

### 铁是一种力量

鸟窝村的村民老王和他的两个儿子王大和王二在不停地挖坑。这些坑是用来埋村民尸体的。他们挖的坑，埋葬了被日军杀死的村民，同时也埋藏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人，包括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。日本鬼子几乎杀光了鸟窝村的人。

鸟窝村上空浓烟滚滚，村子基本没了。胡菰蒲知道，下一个就轮到风波镇了。

在胡宅后院凉房里，存放的古代兵器安静地躺在那里。六口剑、两支戈、一百八十七支箭镞……打开屋角放着的两口大箱子，五十条光泽乌亮的步枪安静地躺在箱子里。这五十条步枪，在黄杏儿被掳到金牛顶之前就存在了。

五十条步枪，加上截下的日军枪支，用来应对荒井原，够用吗？

老爷胡菰蒲和拳师韩角声的制敌奇招神奇地相同。老黄一页纸撕两半（节省着用，老爷的钱都买枪了），老爷和拳师在各自的纸片上写下了一样的两个字——地雷。

徐铁匠来了，鞭炮手艺人陈麻子也被请来了。造雷用的铁，把徐铁匠的铺子都倒腾光了，连老百姓家里的漏锅破锅也全拿到鞭炮行去造雷了。

金牛顶上的李神医采回十一种毒药材——往地雷里的铁片、石头里掺上毒药，那才有杀伤力。

### 铁是一种信仰

特委有两处办公地点，一处是砖瓦厂，另一处在一个四合院里。四合院负责人老钱被捕判刑后供出了砖瓦厂。

白芦掩护白鸥撤退，牺牲了。

一场大雨，再高明的地雷也哑掉了。难道天要灭风波镇？

日本鬼子又来了。鞭炮行让鬼子给炸了，风波镇落虹街上的老百



## 砥砺前行抒诗篇

淡淡的书香扑鼻而来，华子的诗集《一枚月光》放在床头，我如饥似渴地反复研读起来。读到佳句，我心潮起伏，一种要为文友写一篇读后感的愿望油然而生。

诗是情感的绽放，诗是灵魂的摆渡，灵感是诗人诗心的浓缩升华。来看这首《大雪》——“备好的情绪，等你来，起风的时候茶凉了。”只有热爱生活的诗人，才能从平淡的生活中发现美好，从而捕捉心灵上的闪光点。其实在雪窝子烟台，一场雪司空见惯，但此刻的诗人被漫天飞舞的小精灵所陶醉，全神贯注地凝望着；长时间地观察和思考，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凉了。寥寥几笔写出了作者观察生活的心理动态，那种抛下一切烦恼、置身于雪中的情怀不言而喻。不写诗，不热爱生活，不这样痴迷寻觅，也不会晓得一个爱诗人的探索！

一首首小诗在她的笔下熠熠生辉，脱颖而出。“擦肩而过的童年，携带着大雪，留下小画家的脚印。”诗是心灵窗户的折射，灵感是诗人情感的浓缩升华。本来作者已是知天命之年，可此时的雪花唤起了她的童心，打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的景象又浮现在脑海里。一串串清晰的小脚印清晰地记录着童年的美好片段，一幅天人合一的画面呈现在世人面前，活灵活现，让人惬意！

歌颂母亲、赞美母亲，是中华儿女百善孝为先的体现。玉华老师的小诗《妈妈的手》，独具匠心，写得委婉起伏。从牙牙学语到无忧无虑的少年，从花季青春到后来成家立业，都深情地倾诉着母亲对她的爱护有加。“花季，叛



## 五月的雨

春天的雨如诗词。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绵绵的雨丝中是不需要撑伞的。天地之间弥漫着清新湿润、充满生机的气息。遇见熟人，只要轻轻地打声招呼：“嗨！下雨啦！”

夏天的雨是散文。可以是温柔抒情的，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；可以是热烈叙事的，“狂风飘电黑云生，霎霎高林簇雨声”；可以是表达内心感受的，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”。

五月的雨，是兼有春夏特点的散文诗。唐代诗人杜甫吾有诗云：“僧舍清凉竹树新，初经一雨洗诸尘。微风忽起吹莲叶，青玉盘中泻水银。”五月的雨，在愈加万物的树木间，在绿油油的麦田里长吟短唱，浸透了万物，洁净了空气。草叶上滚动的露珠，折射出了春夏的韵味。

五月的雨，是仲春至初夏的新闻发布会。雨寂寂地落着，地面上的水洼里溅起点点涟漪，仿佛

姓基本都死了。

胡宅外，小螳螂大惊小怪地叫：“师傅，看！胡谦！不打打？”

“先等等！”韩角声的话音刚落，就见胡谦的身子歪了歪，中了子弹的样子。朝胡谦开枪的，是荒井原。

胡宅的厨师哑巴一个箭步冲出去，右手拿着一把取壳枪，左手拽住软绵绵的或许已经死了的胡谦，边射击边往大门里撤退。

大雨下着的时候，金牛顶的大当家过风耳打点武器和人马，开始下山，奔赴风波镇。

过风耳死了，他死之前，杀死了荒井原。

镜头倒退，日本鬼子被地雷伤得焦头烂额，他们开始使用探雷器。工兵拿着探雷器在前面开道，不承想，那东西尽管好用，却帮了荒井原倒。

原来，由铁做的地雷改成了探雷器探不到的石雷。原来，鬼子在造探雷器的时候，胡菰蒲就接到了密报。

密报从哪里来？胡菰蒲不知道，更别说故事的讲述者黄杏儿。

胡菰蒲收到的密报不只这一个。“日军正在整备，准备连夜扫荡青水岭。风波镇暂无虞。炮楼新增数十重机枪。蓝先生。”

蓝先生这三个字让太太初秋很困惑。胡菰蒲家的鸽群以灰色为主，另外还有两只胡菰蒲从上海信鸽协会买来的蓝鸽子和红鸽子。蓝鸽子骁勇，红鸽子灵巧。蓝鸽子叫蓝先生，红鸽子叫红女士。

那个被全风波镇的人叫做“汉奸”的胡谦，那个连母亲初秋都认为是汉奸的胡谦，是蓝先生吗？

在太太初秋满怀疑虑询问老爷胡菰蒲的时候，胡菰蒲在黑暗中偷偷地笑了。

### 铁是一种传承

《一九三八年的铁》是烟台市作协王秀梅主席二〇一二年创作的长篇小说。我以记录流水账的方式，把这篇三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浓缩成四个部分。我希望这四个部分的脉络能合成一片片绿叶，来彰显一棵大树——这部长篇小说蓬勃的生命。

这篇“流水账”耗费了我许许多多的脑细胞。只有读过《一九三八的铁》的读者，才能知道这所谓的流水账，实际是前前后后穿插在三十三万字中的故事结晶。小说的人物之多，情节之曲折，结构之复杂，情感之丰富，单读起来足够烧脑了。这流水账让我第二遍、第三遍，不停地翻读《一九八三年的铁》。

这部长篇小说，秀梅主席使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——A线及B线并驾齐驱。这两条交替出现的平行线，如同两颗不同的星辰，熠熠生辉，闪烁着各自的光芒。A线，以一九三八年为时间轴，发生在风波镇的抗日战争在这一年惊心动魄地进行着；B线，二〇一二年，以三十岁的“我”回风波镇逝世疗伤，与外祖母日夜相对为铺垫，外祖母心里关于一九三八年的故事徐徐展开。

书的扉页上，写着“献给我的外祖母初玉兰”，这让读者更加认可故事的真实性。的确，战争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且，中国百姓被日本侵略者欺辱和杀害也是真实的。“真实的永远因为时间的流逝一天一天远离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任何原因而将其遗忘。”

秀梅主席在后记里提到，将《一九三八的铁》献给外祖母初玉兰及她的故乡——水道镇。非常巧合，我年近八旬的婆婆的故乡也是牟平水道镇，年长婆婆二十三岁的大舅当年就是从水道镇出发，参加抗日战争，奔赴在保家卫国的道路上。我曾听婆婆讲起大舅参加抗战的故事，有的情节和小说里的章节如此相似。

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恐怖，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。居安思危，秀梅主席以高度的责任心，用朴素、流畅、悬念不断的笔触，把那个年代带给普通百姓的血雨腥风，以小说的形式进行了创作，让读者在阅读中走进历史、牢记历史。“一个民族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。”是的，我们不应忘记过去，而过去那些铁一般的高尚品质更应该铭记，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……

逆的我，那双叮哼的手，寄语梦的航标，在涅槃的青春，掌舵人生航标。”“后来，成家的我，你那双沧桑的手，化为一支唠叨的歌，寄给我乡愁的诗句，缥缈的炊烟，溢出幸福的泪水”。女儿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虽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，可倔强的“我”把母亲的唠叨当成耳旁风，我行我素的“我”常常让母亲捏一把汗。“我”成家了，母亲仍然像往常一样叮嘱“我”开导“我”。在母亲的眼里，“我”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。每次回家，母亲都把她的美食端在桌上，此刻甜蜜的拥抱让“我”流下了幸福的泪水。这种无私的大爱，不正是天下千千万万母亲的缩影吗？可怜天下父母心！

写诗码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，我有同感。想起佳句，来了灵感，夜不能寐，一气呵成。但有时为了一首诗咬文嚼字，反复推敲，绞尽脑汁还是无果。想写好一首诗，需要长期的读书学习，需要反复地打磨历练。“喜欢与文字结缘，午夜净手撑灯打坐，用几行平仄装帧成册，用文字圈点。”读《种诗》，一个执着写诗的女人形象出现在眼前。已经到了中年，白天在外面打工，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干杂七杂八的家务活，说实在的，已经是很辛苦了，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可有诗心的女人却放弃了这样的享受，在灯下读书写诗。夜深人静，爱人早已进入梦乡，可诗人还在赏读唐诗宋词，寻找写诗真经。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望执着，一首首小诗在她的笔下润色定稿。她是多么渴望能出一本诗集呀，在这个世上留下自己的文字！这种情怀，在当下物欲横流的时代，能有几人坚守？可贵的执着，让我钦佩！

诗在远方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诗在诗人进取的路上不断探索，一息尚存，就要奋斗。这首诗的花蕾万紫千红，争奇斗艳，永远芬芳。

一本《一枚月光》，让我心中荡漾。虽短小精悍，但洒洒脱脱，寓意深远！

诗言志，诗励志，诗心常在，青春永驻。愿玉华老师乘风破浪，奋力划桨，激情飞扬，在诗歌的王国里展翅翱翔，再谱华章！

在诉说着心曲，依依告别春天，梳理着绿色的梦，吟唱出夏的篇章。果树的花期已过，不会有雨中凌乱的花瓣；曾经漫天飘扬的杨絮，也在雨中偃旗息鼓。

五月的雨，萦绕着诗意的阑珊。在雨中，五月是悠扬的绿色旋律，曲儿婉转，透着灵性，生动了天地，染绿了农民们的生活和梦境，染绿了整个世界的诗意。雨落到不同的物体上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。打在刚展开未成形的树叶上是“哒哒”的，打在车顶上“嘭嘭”的，打在广告牌上则是“梆梆”的。这是天籁之音呀，是大自然与你的絮语，会洗涤你身上和心里的灰尘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那是大自然在撩动琴弦，抚慰我们的心灵。

五月的雨，蕴含着绚丽，摇曳着缤纷的思绪。淅沥在五月的雨中，烟雨蒙蒙，遐思无限。无论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和谐，还是“细风吹雨弄轻阴”的舒爽，或是“望湖楼下水如天”的浩荡，抑或“白雨跳珠乱入船”的欣喜，都会有一种让人忘情投入大自然怀抱的冲动。思绪在雨中纷飞，心灵会得到一份宁静安逸和放飞胸襟的欢畅。

五月的雨，播下了丰收的希望。原野点绿，青山染翠，天地之间的所有生物都敞开了怀抱来迎接这上天抛洒的甘露。打开窗，清新的空气和雨点就迫不及待地挤了进来，直透心脾，让人神清气爽。雨水让新芽绽放，让沃土哺育，让我们的梦有了欣喜和期待的色彩。生机盎然的麦田，是一行行绿油油的诗句，在雨中拔节、繁盛。果树枝头频频点头，在雨中孕育火红金黄、满园飘香景象。五月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，它像健壮的青年，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，领着我们向前去。

从此，夏天变得丰盛美丽起来。